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俗話傾談 第五卷

**骨肉試真情** 香山縣有一人姓明，兩兄弟，兄名克德，弟名俊德。父母身亡，遺下家產值數千金。克德娶妻凌氏，知情達理，女中之君子也，上能敬夫，下能愛叔。俊德十七八歲，尚未成婚，在家管理耕種。

克德相交兩個朋友，一個姓錢，一個姓趙。兩人不是正經人物，本係無賴之徒，到來一味奉承，想貪飲食。克德又唔明白，以姓錢為知心，以姓趙為知己。（克德心盲，又遇瞳人反背，所以，唔望得真自己，又唔望得真人）錢趙兩人得意遇時，講三都七國本事非凡。克德本來唔好性情，遇人得罪佢，就一肚火氣，錢趙不去潑水，反去添油，話：「駛乜怕佢呀！有咁丟畀就打佢，奈乜何就告佢亦易事。」姓錢話：「兵房師爺係我姐夫。」姓趙話：「三班總頭係我老契。」克德拍掌喜曰：「有咁樣人事，隨便車天。」滿斟一杯勸姓錢曰：「好手足。」

又斟一杯勸姓趙曰：「好兄弟。」三人暢飲，劈口高歌，或猜拳，或大笑。克德大聲曰：「喊我細佬來，快的趕去炙燒酒、殺雞，唔得及，將廿只鴨蛋打破，濕半斤蝦米，切一兩臘肉絲，發猛火，洗鍋仔，快的炒熟來！」

誰不知俊德見個樣情形，聽此等說話，心內帶幾分唔中意，又惱錢趙二人常來攪擾，俱是無益之談，漸漸生出怒氣。有時錢趙二人來探，值克德不在家，俊德不甚招接，錢趙二人知其憎厭。一日與克德飲酒時，姓錢帶笑開言曰：「老明，你地出來處世，真第一等人，與朋友交，疏財大義，可稱慷慨英雄。」

克德曰：「好話咯，不敢當。」姓趙曰：「在你無可彈，但係你令弟，與你性情爭得遠，但待我亦唔丑見，但待你太冷淡無情。論起番來，長哥當父，對亞哥唔恭敬，未免都不合理。」

克德曰：「唔知點樣解，我又研罵佢，又打佢，就見了我好似唔中意，個龜蛋想起來真可惡咯。」（漸漸火起咯）姓錢曰：「睇佢心事，好似思疑你做亞哥，瞞騙於佢。」克德曰：「有點瞞騙佢呢？不過有好朋友來，（姓錢共姓趙）飲多的，食多的，咁樣之嗎？」姓錢曰：「佢唔係思疑你個的，必定思疑你吞騙錢財，慌你吞了落荷包，個樣是真。」（姓錢咁伶俐）克德曰：「我個心如青天白日，（誰知墨咁黑）朋友所知呀。」

姓趙曰：「朋友盡知，總係你令弟唔知。」克德曰：「難咯，難咯！有時話朋友好過兄弟，正為此也。」（遲下你就知）錢趙兩人勸曰：「老明，你莫激氣，細佬唔明白，務宜忍住個肚，不可怒出外面。（好勸諫）講起來似乎離間你兄弟，（都唔係似乎，分明係真正）不過蒙你過愛，即管講句。」（不是即管講，其實盡力講）以知你委曲耳。」（錢趙之心重更曲）克德自從聽過兩人之言，心中漸漸不同，作細佬如仇人一樣，一語不合就罵，一事不合就打。

一夕睡在牀中，凌氏諫曰：「翁姑生你兩人，兄弟之親，能有幾個呢？為何一見細佬，就憎得咁淒涼，唔通骨肉之情，不如朋友？你知厚待朋友，何以薄待同胞？是愛疏而不愛親，顧外而不顧內也。」（此張枕頭狀，原甚少見，又好呈詞，理應批准為是）明克德曰：「莫講、莫講，個的腳色不中用，唔做得料駛。」（批出不准）凌氏曰：「細佬唔中用，你的朋友好中用麼？」（再入紙）克德曰：「我的朋友，唔係唔中用，聽錢趙兩友講起來，可以落水吞牆，替生替死，與我細佬爭得遠咯！」凌氏曰：「替死之事，都要試過方知，以我心意，朋友要交，兄弟要愛，睇你的友，都係貪你飲，貪你食，重怕拖你落水，都唔定也。」（此婦人乜咁本事，能料得咁透）克德曰：「你女人家，曉得乜東西，只曉得買好油搽髻，男人大丈夫，有乜聽老婆說話呢！（唔聽你有錯）我自冇主見，你不得多言。」凌氏歎曰：「別個婦人向枕上造是非，故意想離人骨肉，人家做男子，尚者所從，惟我勸你愛自己細佬，你做老公，唔誠信我一句，嫁得你咁硬頸，有乜法子呢！」克德曰：「細佬無好處，我就唔愛佢，你共佢實久好麼？」凌氏歎氣一聲，默然無語。克德遂將細佬趕逐出門。俊德走往鄰村酒米舖，做火頭棧祝錢趙兩人，自後更無忌彈，三日來一輪，五日來一次，捉狗仔，切魚生，彈琵琶，吹鴉片，嫖賭飲蕩，辣得週身引，好似大花筒。（相與個的邪朋匪友，練做敗家精規模）凌氏泣諫不從，付之長歎。

一晚，克德在祠堂飲酒歸，形容半醉，凌氏在門邊等候，以手指之曰：「你止曉得盡日醉。」克德曰：「唔醉有乜事呀？」凌氏曰：「你話研七事，就有事，過你哩？」克德怒氣入房，橫眠牀上，凌氏附耳細語低聲曰：「如今後花園殺死一人，棄屍在地，你尚睡得咁安樂麼？」克德聞言大驚，如冷水澆背，面色發青，即拍牀起曰：「殺死誰人？」凌氏曰：「不知。」

問誰人所殺，凌氏曰：「不知。」克德曰：「快引我去看。」

跟隨凌氏跑入園中。時值點燈之候，夜色微晦，果有一人眠在地上，頭面難認，但見所著白褲，血色淋淋。克德一向膽小，（惟飲酒量大）一見嚇得魂飛，搖頭歎曰：「該衰咯！該衰咯！不知那個能來囉我命咯？」凌氏曰：「唔知你與誰人結怨，故此移屍嫁禍，想來累你身家？」克德曰：「有乜辦法呢？」凌氏曰：「趁今未有人知，快將屍骸埋沒，可保無事。」克德曰：「我去叫土工來。」凌氏曰：「土工未可輕信，將來恐有泄漏，借機生端，受累不淺。此事惟有心腹人，方可信託。」克德喜曰：「有計，有計。」即點燭燈籠，先到趙友處。趙友聞知，請入，坐下，趙友笑曰：「咁夜到來，有乜好意？」克德執住趙友手，出門外細聲說：「今晚因你咁樣如此之事，想求你幫一臂力，埋沒屍海」誰知趙友忽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事所關人命，後來有人告發，白白雖得打死。」（你曾經話可以替死呀）遂對克德曰：「老明，你待我都算好咯，唔說咁樣事，就係你弟輩可以做得來。（怕未必）但我一生至怕見死佬，就係你問人都怕。（獨不怕狗肉魚生）前者自己父母去世，都係請土工執拾，唔敢到棺材邊望一下。（好孝子）你如今講過，重研好久乜暗。老錢大膽，你去請老錢催真。」（老錢係真，唔通你舉了）克德又去好錢之處，急扣開門，錢友曰：「乜咁慌忙，有何貴幹？坐、坐、坐。」克德曰：「我唔得閒坐，共你斟酌一句。」錢友曰：「有乜好斟酌？必定係好頭路。」

克德遂攜錢友在密處，以花園死佬之事說知，錢友聞言，吐出舌曰：「那個咁陰毒咁樣貨來害人，真正有本心咯！」克德曰：「老趙不肯來，我想求你如此如此。」錢友想：「人命關天，終須告發，老趙不肯做，我有咁蠢才？」遂對克德曰：「老明，我唔怕死佬，我作佢冬衣，咁樣都做得，但係撞板，今日發大熱氣，週身唔自在，都研食飯呢！在想叫老婆刮一身痧，點能替你做呢？」克德曰：「求你委曲嚇。」（你慌佢將來唔委曲你呢）錢友曰：「我共有乜第二句呢？你從前叫我飲、叫我食，我都有乜推辭，何況舉手之勞，成乜說話呢？我都唔共你坐，要歸牀睡，養下精神罷咯。」克德遂心麻意亂，垂頭喪氣而歸。又被風吹息燈籠，踢崩腳趾，幾乎跌落深之下，險些執住個條樹，強扒進土來。歸到家，凌氏問曰：「兩個朋友來了麼？」克德惱氣曰：「豈有此理？一個話唔見得死佬，一個話發大熱氣，總之係一片虛。」凌氏曰：「去叫二叔歸來，或者可能幫手。」克德曰：「研錯、研錯，果然高見不差。」（個陣要信老婆說話咯）即用碎布扎住腳趾，又點燈籠而去。拍開門入，東家曰：「夜深叫令弟，有乜緊事嗎？」克德曰：「佢大嫂肚痛，叫佢去執藥。」東家話：「要咯，唔係要兄弟做乜呢？」跟出門去，隨路隨問曰：「亞哥，現今大嫂痛得好淒涼麼？」克德曰：「唔係、唔係，因花園中有如此如此，要你歸家，同了此事。」俊德曰：「應你要，應份要。」（曉得應份兩字就曉得天倫）回到屋，凌氏用蓑衣夾大席包卷好周至，兩兄弟用竹棍抬起，並攜一張鋤、一鐵鋤，不動聲色，轉過後岡，直到山腳幽僻之處、水邊濕地，發勢盡力掘了三尺深，將屍埋葬，用腳踏平，兄弟歸來而睡。

克德睡在牀上，心頭仍跳高跳低，不勝驚恐。凌氏曰：「夜靜更深，料得無人知覺，可以無妨。」克德曰：「千保萬保，無人知道。」凌氏曰：「你話錢趙兩友可以替死，今竟何如？」

（反案咯）克德曰：「不消提，悔之無及。」凌氏曰：「你話細佬唔做得料使，大約勝過他人。」克德曰：「患難見真情，此言不錯。古人云：打虎不離親兄弟，上陣不離父子兵，果然真事。」凌氏曰：「我地女人個只髻，值得好油搽否？」克德不覺笑起

來，答曰：「不止搽油，戴枝金釵都值。就像繡條大紅裙、聯件花衫袖過你著，你都無愧咯。但係世上婦人，只曉插花搽粉，裝整風情，總想外人睇佢，話佢好樣，話佢光鮮，點似得你曉得天倫，勸人骨肉和好呢。一向我唔知你咁明白、曉睇相，識出我兩個朋友唔中用，算你非凡。」凌氏曰：「朋友相交，未嘗不設飲食，亦唔係專以飲食為題。當飲食時，講得不得咁知心，唔通研飲食，就水口舌淡。觀佢形容，整聲色、講惡氣，如敗水亞瓜、新出匪類，此等將來斷無好結果。實在我慌佢引壞你，負累你，害到你不成，所以憂到今時，無一日安樂。你試想下，你自從共佢兩個相與，便相飲大食，不計錢財。遇有的景致，兩個就來。這們話請定船，那個話灣定艇，你就神情跳紮，催卷睡，鋪行李，好似要即刻開行。或五日不回，或十日不返，就係睇過快活，又點樣生肉呢？更有時昏咁嫖，昏咁賭，不知所以，大鬧煙花。你試想下，近兩年間，混混鬧鬧，去了多少錢財？唔通你都研想下，你藉先人之福，當日翁姑唔知幾多辛苦，費靖多心血，一生勤儉，然後積此資財，望你兄弟守成，為子孫長久之用。今者無端破散，豈能對父母於九泉？並不能對得細佬住呀！你從前頗知謹慎，總係自相與此兩個攪屎棍撥馬尾，致到你顛倒得咁淒涼。」凌氏講完，克德搖頭歎氣曰：「唔駛講咯，總係錯咯！如今明白咯！個嚇唔作興佢咯。」

睡到天光起身後，見並無生事，凌氏殺雞買肉，向家內香火酬神，兄弟、叔嫂、夫妻三人同飲暢敘。明克德謂弟曰：「天災橫禍，意外生端，可幸無人知覺，消除大難。藉先公先祖之靈，從今以後，賢弟不用出外僱工，只可歸來耕種。愚兄盡知從前錯處，賢弟不用執怪，另敦友愛之情可也。」俊德答曰：「弟自不賢，非兄之過。至回家耕種，弟當盡力而為。」俊德推辭東家歸來，如金似玉，一飲一食，兄弟同歡，弟敬其兄，兄愛其弟，凌氏開顏含笑，盡解愁懷。

又說趙友，一日到來，笑容請曰：「老明，近來好世界呀？」

克德無心答之曰「坐呀」、「飲茶呀」、「食煙呀」，總不起身迎接。一息間，吩咐趙友曰：「你坐住，我要去淋菜。」趙友見研趣味，抽身而去。遲數日，錢友亦來，克德亦無心應接，（識破唔值一個爛桔）錢友亦去。一日，趙友往市上，剛遇錢友，先以手招之曰：「來來，同去茶店飲茶。」入店坐下，趙友細聲告曰：「老明捫久，真正唔過相與。我前日去探佢，冷冷淡淡，（因從前熱過頭，今要冷，從前咸過頭，今要淡）無情無義，冷水都唔打牙，（前有咬得多咯！食豬腳、雞骨，牙都崩咬到痛咯！）極之有引咯！」姓錢曰：「我前日去探佢，亦係如此。大早知此人，淺才薄行，反骨無情，（實係罵自己）但念一向相好而來，唔通就反面麼？大約因個晚之事，嫌我兩個唔去幫手，故此埋怨。本心之講，事關人命，連累非輕，非比同狗肉魚生，就幫下手，都患得的食呀！個死佬，見過都衰，有包乜咁才，捉蟲上頭殼養呢？」姓趙曰：「我亦為此之故，所以即刻推辭。但尚唔知利害，實在佢有條人命案在我兩個手來，我兩個若容忍他，但便有碗安樂飯食，若係唔顧舊相與，我要佢咸豆都唔食得一粒。」錢友曰：「到是真咯。遲數日，兩個人去探過佢，若係恭恭敬敬，有的禮貌便了，若仍然冷淡，要整佢色水開井水過人食都係好。」就立定這樣主意。遲數日，錢趙二人又來探咯，克德隨隨便便，不甚著意，叫聲坐，叫聲飲茶，叫聲食煙，仍用手指打算盤，拈筆抄數簿，兩人亦見無味，辭別而去。

出到村外，錢謂趙曰：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，豈有此理！好友到來，（點樣好法呢）總不加意。我聞人之將衰，其心先亂，（又係罵自己，研本心人偏曉得好道理）明克德其將衰咯！不告此人，無以泄其忿。但係告人斃命，先要尋著屍骸，方為有據。」趙友曰：「確有主見，唔怪得三家村請你做師爺咯。」

錢友曰：「你唔駛笑我，我雖然係矮細一肚計，隨便駛老明衰夾滯，不久有好戲過佢睇。」有一本反骨戲做出來）約於第三日，兩人戴了白草帽，（一張熟鐵鍬，隨岡尋訪），舊墳不必看，即有新高凸起，亦不必疑。何也？以夜靜不暇加泥也。遇新墳太短少者，知其不是。何也？料得係死仔窟也。一連尋了三四日，不見真跡。思起來，此處原無河海，安能放去漂流？

再尋一日，尋至山脚幽僻之近水濕地，見一幅新痕，平漫無堆，心疑此中有物，訪問掌牛仔曰：「此處新痕，何時方有？」掌牛仔曰：「一向俱無，近於某日初見。」問係誰家所葬，掌牛仔曰：「此卑濕地，誰人肯葬此呀？並不加泥，又不掛紙，如平地一樣，實在古怪離奇。」再問郊野之人，並無一人知其消息，皆笑曰：「鬼葬此麼？你咁廢物。」兩人曰：「係咯，斷無差咯！」遂用鍬探到三尺，果見席包等物，內軟如綿，知道真正係個單貨。錢友拍手喜曰：「得食咯！有八寶出咯！個嚇重唔收什你！」兩人欣欣然。又一番斟酌，尋得一個乞兒，年十七八，錢友曰：「細佬哥，恭喜呀！」乞兒曰：「遇時抵肚餓，至到乞食，有七喜處？」姓錢曰：「睇你個相，光氣滿顏，財氣到矣。（遇光棍來，晦氣到是真）我有一條發財門路，想學薦你，（遇光棍來，晦氣到是真）我有一條發財門路，想學薦你，你肯從我唔從呢？」乞兒笑，喜曰：「點樣發財呀？敢望攜帶嚇。」（至好咯）姓錢曰：「現有一個財主佬，謀死一個客商，現今想去告佢，但無人做苦主。你肯認失了亞叔，我兩人與你做證，佢怕償命，要與你講和，必以銀賠補你，你個陣勢大個口，唔怕話要多，打開個席絡裝銀，不是裝飯糊。佬哥，個陣拋了個只鉢頭，買的好衣裳，裝得週身輝，去歸買屋，娶老婆，做財主，都係哩條門路咯！」乞兒又笑曰：「你算想得來，講得有紋路，好像好，但係我研亞叔做死佬。」姓趙曰：「蠢才！包你咁愚直呀！唔駛要有，白認便得咯。況且有我兩人當頭，天大事情自有擔帶，個的唔駛你憂，你整便兜肚裝銀，都做咯。我唔係騙你，我兩個都係撈世界，想錢入荷包，但無你不成，無我不就，我今與你非比他人，猶如拍手伙計而已。」

乞兒信以為然，竟從其意。

姓錢代乞兒做狀辭一張，告明克德挾仇殺其叔，錢趙兩人做證。官發票出差，捉了明克德。克德魂飛天外，膽戰心驚。

（被好友拖了落水）香山知縣親來驗屍，要開棺看過。縣官來到山脚，坐在馬鞍，審問山鄉人等，俱說不知。凌氏走到官前，跪住叩頭，稟曰：「小婦人之丈夫係明克德，一向在家耕種，守份安良，並無殺人之事，求太爺釋放，免受合凶。」官曰：「現有苦主在旁，證人在側，新墳可據，何得糊塗？」凌氏曰：「我家不過殺死一隻大狗牯，抬去埋葬，埋狗亦研人之事。若話假局，開棺自見分明。」官即命作檢驗屍來，竟然一隻大狗，大雲鼎堡做頭殼，身穿一件□□，著一條白布褲，又加無數青磚，同包席裡。官曰：「既是狗死，為何這樣裝傷？」凌氏曰：「大爺有所不知，所因丈夫與錢趙二人為友，此二人係茶朋酒友，無賴之徒，引我丈夫賭蕩花消，離間我丈夫骨肉。小婦人遇時向丈夫勸諫，無奈丈夫不信，作兩人如泰山可倚，可以同苦同甘，厭棄細佬，如路人一樣，趕逐出門。小婦無計可施，遂將大狗殺死，亦作人形，值丈夫半醉歸來，朦朧夜當近黑，引丈夫去後園一看，丈夫膽小一見就以為真，疑移屍嫁禍所為，必要將屍埋沒。素稱心腹，莫如錢趙兩人，丈夫走去請他，腳跡不到。夫轉叫弟，我叔叔即走回來，同心做事。丈夫識此兩人係假局，信弟真情。此兩人見似生疏，借端告發。望太爺治其好惡，勿使做漏網之魚。」官問錢趙曰：「你兩人說與明克德為友，素稱知己，為何反面操戈？」錢趙曰：「我兩人與他唔係點樣深交，不過因事相逢，也有半面之識。」克德指之曰：「我與你豈止相識，你來探我，魚鱗約有一籮，雞毛不止一擔，飲盡多少，□去錢財，尚話不是深交，真真豈有此理！」官曰：「明克德不作你是心腹，未必叫你夜深共事，可知平日親密一定無疑。既不肯患難幫扶，為何將他控告？此中好計，必有一段原由，若不肯講出來，即將亂棍打死。」兩人仍不招認，官喝差役曰：「拿來棍來！」兩人嚇得一額汗，姓錢推姓趙先講，姓趙推姓錢開聲，官喝曰：「打！」差役想動手，兩人伏地亂叩頭，姓錢曰：「小的願講咯！」遂稟曰：「我兩人近日往探克德，因他冷淡，是以挾仇，生端誣告，現知不是，望大爺大赦從寬。」官冷笑曰：「小人心術古怪無情，有飲食而親，無飲食而怨，只知顧口，不顧良心，律有如虛，反坐之條，理應將你兩人重辦，即管格外開恩，留你生路。」

喝差役將他兩人每個打二百大板，二百小板，二百藤鞭，打得兩人皮開肉裂，血汗交流，叫苦不絕聲，手亂搖，腳亂振。打完，橫鞭直鞭，尚難起身。官吩咐曰：「將錢趙兩人發往頭門枷號，五個月釋放。」官又審乞兒曰：「呢個乞食仔，你話失了亞叔，個只大狗牯，就係你亞叔呢？」乞兒曰：「我本來研亞叔，佢兩個教我認有亞叔，又叫我到公堂耍詐啼哭。」官曰：「佢叫你死，唔通你都去死麼？你都係唔好人，要重責，姑念你年輕，被人串弄，即管減刑一半，打一百大板，一百小板，一百藤鞭。」乞兒叩頭曰：「太爺呀，唔好打咁多，些少好咯！」官曰：「不用多言，照數打去！」打得乞兒魂不附體，哭到失聲。打完，又發往

頭門枷號五個月。審完，官贊歎凌氏曰：「你個婦人，算你七分賢德，能出妙計，化服丈夫，和好兄弟，是天地間第一個奇人。本縣今日賞銀二十元與你，歸家買酒肉，與親戚鄉鄰，多杯暢飲。以勸世間之為婦道者，學你咁賢良也。」話完，明克德夫妻叩頭領謝而去。

又說乞兒在頭門怨錢趙曰：「你兩個真正好舉薦好發財門路，制個板豆腐，打得我死過翻生，真唔抵咯！」姓錢曰：「你唔抵，我兩個實好抵麼？你做苦主，我兩個做證人，我兩個重打得多過你，講乜難為呢！」乞兒曰：「你今被打，從前賺得飽，患得醉呀，惟我認苦主，白白受苦一場便了。」姓趙曰：「老錢應承做師爺，你怨佢便有錯。」姓錢曰：「嚇嚇，真正想不到咯！此婦人有咁深沉好計智，出我意外，幾乎條命喪佢手來，不死萬幸咯！」

錢趙兩人滿罪之後，人人皆憎佢厭佢，忌佢怕佢，無一個人共佢相與，無一人請佢飲食。未幾，兩人大坡之後，妻子死完，乞食十年，兩人同餓死。明克德自此事之後，深服妻有見識，每事與他斟酌，言聽計從。凌氏所生子孫，俱成大富。

道光初年，其子有在廣州十三行開洋貨鋪者，發十餘萬金，皆凌氏之福也。

## 潑婦

乾落，浙江溫州府有一農家，姓齊名仲良，衣食飽暖。生二子，長名思賢，次名思德。其大子思賢也，生得聰明伶俐，出外做生意。娶妻慎氏，頗有姿色，思賢愛之。

慎氏百計逢迎，妖容媚態，（狐狸精作怪）力口以三寸之舌，說話尖新，思賢作為掌上明珠，言無不聽。每次歸家，將所帶錢財，交一半與妻，交一半與父母，妻大歡喜。一夕枕邊談及，對思賢曰：「自己算好命，嫁得好老公，自己亦一分心足。我研乜好慌，至慌你死。你若死了，我都唔嫁，斷斷唔輕易尋個咁好老公咯！」（你〇研〇），思賢笑曰：「到是真咯！唔講你唔嫁，就係你死，我都唔娶。（好義氣夫妻）不憂無老婆，難得你唔好心事呀！」慎氏曰：「我不嫁則易，你不娶則難。有翁姑在堂，不由你做主也。」思賢曰：「你若死了，我總不歸家，父母亦難相強。」慎氏曰：「你唔肯歸家可以做得，怕你係講假話呢！」思賢曰：「我作你乜樣人呀！對父母亦有講假話，唔通對你都有講假話麼？本心之講，幼時要父母，長大要老婆。如今父母隨隨便便，可有可無，若係老婆，一日不可少矣。歸來不見你面，食飯唔安。」慎氏曰：「我亦話夫妻親過父母。」思賢曰：「你見得透，我亦不差。」自是夫妻之情如膠似漆。

孟子云：人少則慕父母，知好色則慕少艾。今齊思賢之愛妻，愛其有色也。慎氏之愛丈夫，愛其有錢也。夫妻不明大道理，以父母為厭棄之物，兩個都是忘恩負義之人。所謂「你不嫁」、「我不娶」，只是癡習成昏性，非真義夫節婦，扶植綱常。假使慎氏忽然鼻上生瘡，柑橙咁大，眼睛凸出，腫似田螺，觀之好者變而丑焉，吾恐思賢必憎之厭之，斷不與佢錢財，而欲其速死者有矣。假使思賢忽然跌折腳而不能行，跌折手而不能動，囊之豐者變而空焉，吾恐慎氏必萬怨千嗟，斷不事以小心，而自惱嫁錯者有矣。可知：愛丈夫，當在貧難而易見，愛老婆，不嫌丑貌而後真也。

慎氏見夫如此作愛，遂恃起來。所得錢財，置衣裳打首飾，今日請人去拜神，明日探親去看景，肆無忌憚，自作自為。翁姑雖有勸諫之言，慎氏總置之不聽。一次齊思賢歸家，其母告之曰：「父母家貧，望你照顧。家中人情世事，柴米油鹽，日用支需，皆為切要，你有餘銀，何不交與父親，代你買田置地。何必多與你妻浪費，習慣奢華。」思賢總不答聲，無言而去。

歸對妻曰：「老母叫我唔好交銀與你，話你粗駛六用，不知你點樣撒潑呢。」慎氏聞言，就罵幾一聲：「老狗？多言多語，造是造非。」通夜詐哭含愁，思賢幾番勸止，安慰之曰：「我唔係信老母說話，不過照樣學過你知，何在咁怪我呢？」慎氏曰：「你估我用個的錢文，真正研想像麼？狗丑主人羞，唔打扮下光輝，人話齊思賢老婆衣衫襤褸，失禮到你呀！所以遇時拜神拜佛，無非見自己命鄙，歸到你門兩年，未有所出，都像想菩薩庇佑，早日生個花仔，待到三十七八歲時，娶個新婦，（學翻你咁好）你做家公，我做家婆，有仔有孫，慢慢享福。（不可先折禍）人家同話，你好命咯！唔通等到五六十歲，生仔扒向棺材頭麼？你做男人，曉得發財，唔慌有個的想像嚇咯！」思賢笑曰：「睇你唔出，咁深沉，咁好計算呢！唔怪得人家叫你做伶俐三姑，果然不錯。」

夫亦錯，妻亦錯，兩個都錯。老婆裝錯，老公睜錯，何也？婦人之意，只想丈夫專愛自己，又恐丈夫聽父母話而有分心，於是枕上挑言，輕試丈夫心事。

如果丈夫以父母為重，不容說話多端，個張枕頭狀不行，不得不要依從丈夫而順翁姑之意。若是丈夫以老婆為重，話一句就信一句，連丈夫都派父母不是，知其人信之深，再催紙幾張，又蒙批准，而枕頭之案定矣。此後心中有膽，做事無拘，翁姑向丈夫雖有投詞，而我之密稟先一著矣。作翁姑如聞人亦可，作翁姑如仇人亦無不可。何也？丈夫深信到底而不疑也，此所謂裝錯也。何謂認錯？身為男子，豈不知生我養我，父母恩德如天。而自老婆歸來，言笑之間，服事之際，嬌容媚態，細語低聲，其情趣與父母大不相同。其心意與父母又爭得遠，我所欲者，而妻能順之，我所問者，而妻能解之。若父母不合意，只曉得怒我罵我，直直白白，有的隱藏，對人前去我罵，話我唔中用。

又不如老婆之委曲慙慙，為真愛我切也，此所謂睇錯也。裝錯一道，婦人入手工夫，必用此法。認錯一道，男子順妻逆母，必係此心。然有等婦人，初愛丈夫，順丈夫，敬丈夫後至治丈夫、罵丈夫，而惡過丈夫者，何也？皆由容縱日久，不知婦道，為男子者又夫綱不振，自失其權，被老婆睇透你唔中用，唔起得乜飛腳，唔奈得佢也何也。又有一等妻，非美貌，又欠精靈，不過平平常常，並無好處，而男子極怕此老婆，而怕父母者，何也？所謂陽明之氣不生，而陰濁之氣太盛也。此等說話，不過為下一等者言之，世上無數咁多賢婦人，奇男子不在此內。

齊思賢既回舖，慎氏又自恃非凡，看翁姑不在眼內。一日，其叔齊思德來勸諫慎氏，先叫一聲：「大嫂，我亞哥在外做生意，好辛苦，然後賺得個錢，你咁樣驕奢，未免過份。況且我父母，一生勤儉，你好閒遊，豈成婦道？都要謹守閨門方好。」

慎氏曰：「你話我唔謹守，我晚晚打開門睡麼？你父母自取勤儉，誰一個唔許佢閒坐？誰一個唔許佢粗駛呀？你亞哥辛苦，好之歸來唔見佢講一句，我用自己錢，關你乜事？我嫁得好老公，享用係我之福，你唔識意趣，理女人閒事，問你丑唔丑？」

思德曰：「亞哥係我父母所生，非你所出也，養兒待老，我父母未能享福，你就鬧咁排常。」慎氏曰：「你父母好出奇麼？你家中得銀來用，不過因我益到你。你亞哥話過咯，我若死了，你亞哥永遠不歸，要你一家都無倚靠。」思德曰：「你莫講咁聲色，唔通你死了，我亞哥咁就總研老婆嗎？」慎氏勃然大怒，曰：「你話唔信，我就死過你睇嚇！」思德曰：「我唔係逼你死，我以好言勸你，亦是平常，你丈夫親過我，你唔掛念丈夫，你死即管死，關我乜事呀？」話完即出，是晚，慎氏歸房，唔思想自己錯處，只話我死了便可以誤佢一家，半夜之間，懸掛自荆論起慎氏，大不宜死，有丈夫寵愛你、作置你，如果遵循規矩、勤儉持家，翁姑必歡喜你，一家都贊歎你，做人何等快活！乃不能修婦道，一味撒潑，一味刁蠻，此等行為，又要應死。死之之法，莫慘於殺頭，其次問絞，今慎氏儼然到極，誰敢打佢一棍，捶佢一拳？既無所施，則惡婦之罪，既漏天誅，又逃王法，惟有自刑之計，自家勒自家勒到死為止，不許偷生。懸樑一道，論番人之刑，謂之問弔，論王法之刑作為問絞。嗟乎，人之一身，無論男女，父母許多心血鞠育而來，然後得長大成人也。所以，肚餓思食，身病思醫，被嚇則驚，臨危則懼，未肯輕棄此身，作為廢物。豈可以微嫌細故，口角相爭，便甘心而為鬼物乎？大抵男子不孝，漸變而為姦淫邪盜，顛倒衰頹，致犯凶災刑戮，婦人不孝，漸變而為逞刁撒潑，怨怒咒罵，致犯服毒懸樑。

次早，使人投告慎氏父母家。其父母飛奔而至，大聲罵曰：「我女因乜事致死？必有委曲之處，婿不在家，惟你兩老人是問，快的講出來，若不肯講，斷唔做得。」齊仲良曰：「親家，此事本無大故，不過因你個女粗駛大用，懶做工夫，我個細仔諫佢幾句，逆佢之心，佢就生氣起來，自尋短見，非有別樣冤情也。」媳之父曰：「照你講來，都是幫住細仔說話，定必佢做亞叔，調戲

大嫂，致我女含羞自荊此等大冤大屈，忝辱天倫，我要去告官，斷唔了得！」話完，抽身抽勢，發腳就走，話去請狀師，入稟呈告。齊仲良見如此誣賴，就係會打官司要錢，何況官字兩個口，佢口大，我口小，我話假，佢話真，終須受累不淺，不如忍氣吞聲，使人留挽住他，請理兄弟、請說話，仍然不肯罷止，要補田三十畝，方肯干休。仲良無奈依從，寫田契交他而去。將慎氏殯葬既畢，其子思賢歸來，理宜在父母面前，講幾句說話：「這賤人莫不是前世與佢有冤，故此今生到來累我？惟父母不用掛念。總之，另尋一個好品性女子，再娶歸來，奉事父母便是咯。」咁樣慰父母之心，方為合理，乃不如此講法，曉得日哭，夜哭，飯都懶食，只知可惜死了咁好老婆。齊仲良不覺嗟歎曰：「我一生耕田，飽暖安樂，未嘗有意外之憂，唔估到今日，新婦死了，田產消磨，子不念父母之心，又來激惱，雖生何用？不如一死為佳。」半夜，往村前大塘，跳落水死。

次早，其妻問曰：「老太公，今朝咁早起身，去了何處呢？」各人答以不知，是日不見形影，未免思疑，叫人訪查，尋之不見。第二日，屍浮水面，方知赴水而亡。其妻直走去媳之父母家，大聲罵曰：「你女之死，非有人拷打佢，非有人逼勒佢，佢愛尋短見，自賤輕生，無關緊要，你架起大口，故來嚇我，致我丈夫補去田地，實不甘心，今忿恨身亡，為你之故。我今與你誓不俱生，同歸一路便罷。」話完，即撲身埋去，扭住媳之父胸前，執住佢，把須死丟不放，好似拖狗咁拖，聲聲話要共佢落塘跳水死。拖得個親家面青青，氣嘈嘈，口不能言，魂不附體，各人見他咁凶勢，咁撒潑，難以用手相爭，只得勸曰：「親家媽呀，你唔在咁發怒咯！死者不能復生，總之，將此田交還與你便罷。」仲良之妻曰：「咁樣交還，豈足遂我心嗎？我唔要，硬要共佢死！」又勸以厚買棺材，做齋超度，亦不肯從。媳之父母，見無辦法，願交還田之外，另將自己田，再補三十畝。仲良妻要寫契據，請叔伯來看，方肯歸家。

仲良之妻，去嘈鬧親家，要補回田畝，似不為過。

獨怪女親家，身為父母，由女之放肆懺逆而，總不知，是縱其惡也。幼時教訓，嫁後肯稽查，未必如是之太過也。即或女生外向，父母難拘，則當女死之時，細心追究根由，可以知其丑處。乃不由分說，只借女死，誣賴於人，想錢入荷包，作含血噴人之計，其女不賢，其父亦丑類矣。誰不知，你曉累人，人亦曉累你，冤冤相報，劫劫相纏，女親家之為人，即謂之拖屍鬼可也。但不知此公多少女耳？若生得一個女，一女自盡，三十畝田，一女輕生，三百畝矣。個的世界，咁好撈頭，何必去掘金山，然後可稱發財也哉？所做之事，理不通行，人人學你所為，不成世界。取此不義之物，便可不憂貧也麼？吾恐餓不死時先飽死你矣。

齊仲良之妻歸來，殯葬其夫既畢，又輪到女親家大忿氣曰：「我一世唔曾被人棍騙，今遭此潑婦勒去我田三十畝，實在不甘，想去告官，係我訛詐在先，若啞口吞聲實在唔抵。」對其妻曰：「我想去女家婆個老狗家處，弔死佢門前，你即時去稟官，可以累得佢七零八落。」其妻曰：「乜你咁錯見呀！你先做不仁，人後做不義，亦是平常之事，你移屍嫁禍，未免失禮於人，為人所笑。人生在世，性命為重，錢財係倘來之物，就作破財擋災，無容計較咯！豈可將條老命，去負累人麼？」其夫默然不答，其妻時時提防出入。一晚，親戚請去飲酒，半夜不見歸來，其妻使人去問之，親戚曰：「此老翁飲了幾杯，話肚痛而去矣。其到使人走往女處，誰知弔在親家門上，好似風吹臘鴨，搖搖擺擺咯。其妻明早即去告官，官約於某日到來驗屍。姓齊姓慎兩村父老，齊集議曰：「論起此件事，女親家因女死而來訛詐於人，男親家因訛詐而自尋一死，一死、一訛，一訛、一死，訛無盡而兩家性命已歸泉土矣。我等身為裡老，應當排難解紛，豈可住其忿，鬧官司，白受官差魚肉。」依公直斷，著男親家處，將慎氏之田三十畝獻出交還，著女親家處，將死者殯葬山頭，不得多生枝節，拘官遞回。知息紙萬事皆休，各依公了事。

女親家婆所諫丈夫說話，亦極通情，亦極合理，可惜不諫於女死累人之時，而諫於夫想尋死之日，亦非不好，未免先錯一回矣。兩姓父老，勸解息訟，其功不少，但能於女親家公來誣賴之時，彈壓其凶及男親家婆來追補之時，和解其忿，不至生出兩條人命，多了一重冤結也。

齊思賢不思己過，不悔前非，回舖後，兩年不歸家，只知掛念老婆死得可惜。一夕，坐在牀前，解衣欲睡，忽起一陣陰風慘淡，燈變綠色無光，有陰司差二人，一個手執銅鞭，一個手執鐵叉，以鐵鏈鎖住慎氏頸，披頭散髮而來，面肉乾枯，身上血痕點點，向夫大哭曰：「我以丈夫憐愛之故，自賤輕生，誰料禍劫牽纏，累到兩家父母，陰司將我打落酆都地獄，要受苦二十年，變過兩次畜生，方成人類。如今每月初一十五，受打一百鐵鞭，萬錯千差，悔之無及。丈夫聽信妻言之，不顧高堂。以丈夫前生修善，今世應生三個好仔，發數千銀財，今因此事，福祿減去大半，三子將來無好處矣。丈夫他時死後，劍樹刀山之苦，斷不能辭，君其思之。」齊思賢曰：「賢妻呀，你咁樣受苦，等我請幾個和尚唸經拜佛，與你超生。」慎氏聞此語，踢地悲啼曰：「君之一言，又使妾增罪咯！君不念老父之死，偏憐妾之冤，妾有何冤？自取罪耳。君速回家，尋一個女子，要好性情，識禮義，曉得尊卑上下，方可為人。勿惜多金，總來賢配，夫妻誠敬，奉事高堂，以孝順贖忤逆之愆，補君之過，並減妾之罪也。」話完，苦哭而去。思賢自見驚恐，嚇得通身冷汗，終日難安。明日覆想，疑自己神魂散亂，未必真是鬼來。第二晚，妻又來責罵，且云：「你不信我，任你千般恩愛，付之東流。我在陰間，仍咬恨你，看你將來有歸結否？」又哭而去。齊思賢大加醒悟，方怨從前之錯，即時計辦銀兩回家，請幾個真修和尚，誦經十日，超度父之靈魂。先向細佬完婚，自己擇一個好女子娶歸，同心孝順，作老母如佛如仙，買新衣，買鮮果，時時酒肉奉事，極其誠敬，老母亦覺心歡。

帶細佬往舖學習生理，更兼發心修善，又印廿四孝二千卷分送於人，以補己過。如是孝順，約有十年，鄉裡盡皆稱贊。一晚，其妻來托夢曰：「自君改行孝義，新婦又極純良，敬奉真心，夫妻如一，將功贖罪，陰司減妾十年地獄，免畜生一道，准我轉世為人，丈夫之身，亦補回衣祿。加修勿情，莫誤前程可也。」說畢而去。齊思賢每將此事告與人知，聞者亦多感化。後竟發財數千，三子皆稱中用，自以為改過之報云。

畏妻太過者，不成夫綱，愛妻太過者，亦釀成家變。如慎氏，本非驕侈，其夫有以縱之，其叔本非逼勒，而嫂有以挾之，此婦之輕生，實其夫致之死也。

乃女父村愚，以死命作生財之計。破家喪媳，做翁能不傷？為子者當即慰高堂，多方勸解。乃不念生身之愛，偏探結髮之情，自失靈明，癡心極矣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媳死而翁隨之，女死而父隨之，財與命相連，冤冤相結。人謂財可通神，豈知因財變鬼也。家本相安無事，因一婦人不肖，累及家散人亡，罪大難容，死當墮落幽獄。受苦方識前非，幸能以夢告夫，使之補過。不然者，夜路多歧，何時得以超生，人子昏愚，一世甘為折福。

### 生魂遊地獄

福建漳州進士丁蘭吉，別號夢靈。其為童生時，年二十四歲，值九月重九，乘興登高。攜酒一瓶，遊山四望，但見鬆聲萬樹，落木蕭蕭，坐在山頭，自斟自飲。忽起風來，吹卷地中黃葉，團團滾滾，極似有情，蘭吉曰：「此風如此趣致，莫不是有鬼神經過嗎？」即奠酒三杯澆地上，風葉旋轉而去。

一息間，蘭吉似醉而睡，似見一人身著青衣，向前揖曰：「丁先生，好人物，多蒙賜酒。」蘭吉問：「尊駕為誰？何出此話？」青衣人曰：「我非人，乃陰間差也。因帶文書往某處城隍，路經過此，生平有酒癮，忽聞酒香，情不能禁，故在此盤桓。又蒙過愛情深，使我酒喉添潤。（此鬼得酒解渴，與路上行人得茶解渴，均銘感不淺）如此美意何以為酬？」蘭吉拱手曰：「尊駕是地府貴差，盡知陰間情景。我聞得陰間有十八層地獄，未知真假如何，常時想去游觀，茫茫無路，今逢尊駕，可能帶我一行人，做得唔呢？」青衣人曰：「個件事重易過執豆，執豆尚要顧低頭。」蘭吉曰：「你引我去，要帶我回來。」青衣人曰：「自不然呀！唔通帶你去死麼？」由是相引同行。

忽到一處，日色帶的陰沉，睇見往來人甚眾。行至一大宮殿，企在門前，青衣人曰：「你在此處，等我回復王爺，然後帶你遊玩。但我入內，或者事務多，未能出來，你不須憂，我有分數。」青衣人入殿裡，蘭吉在外。便見門前樹一聯大鐵板對，寫一個字

曰：「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」看見好多人，有的坐轎，有的騎馬，有的坐車，有的坐囚籠，有的披枷帶鎖。

有擺手擺臂而來，有垂頭喪氣而至。看見殿內出者，有的歡天喜地，有的苦位悲啼，有著大袍大褂而去，有著爛衫爛褲而行。

有披牛皮馬皮者，有披狗皮羊皮者。世上所有之物，即陰間所有之形。一隊而來，一隊而去，刀山劍樹，苦海血池，遠望之而竟然在目也。

約半時間，青衣人出曰：「我知你等我久矣，因有別事，是以延遲。」丁蘭吉曰：「世上竟有陰間一事，在我讀書咁久，尚一肚狐疑。」青衣人曰：「世上不滿百年，為善得福，安樂亦有限，為惡得禍，苦惱亦有限，故造化議其善之大者，使他享福，居於天堂，於百年不盡也。如文昌關帝，你話佢應在天堂唔應呢？惡之大者，使他受苦，坐於地獄，千百年不盡也。如曹操秦檜，你話佢應落地獄唔應呢？其餘尚有許多仙山佛國，在塵世之外者，逍遙自在，你所知也。此等快活，你話從修行得來抑或從罪孽得來呢？世有等大善，即有等大惡，大善要使他享極快活，可知大惡要使他受極苦惱矣。至於中善中惡，莫不有一個擺佈他、安置他，而使他各受其報也。讀書人於仙佛古典亦常用之，何以於蓬萊公之為地下修文郎、唐鍾馗之為南山進士，則又疑而不信？無乃以眼所不見，話其荒唐。」丁蘭吉曰：「正為此也。」青衣人曰：「若以眼所得見為真，眼不得見為假，則是鳳凰麒麟都是假物，伏羲軒轅都是假人。」丁蘭吉曰：「有書為據。」青衣人曰：「彼故有書，地獄之說豈無書麼？」丁蘭吉曰：「聽尊駕所言，高談雄辯，是有才學之人，為何做這等腳色？」青衣人曰：「我生前亦係讀書人，專工筆墨，無他過處，只因不信果報，聞人談及必笑斥之，阻人為善之基，錯誤不少。生前已經受罰，蹇滯無成，死後又罰為差，勞勞奔走。我與丁先生相好，有夙世之緣，故乍面相投，如逢知己，不覺將胸中吐露，先生為我傳之，以補前生之過可也。」蘭吉曰：「得聞尊論，茅塞俱開，地獄十八層，煩為引我去看。」

青衣人帶至一所大地方，陰氣慘淡，令人毛發驚然。有看守之人喝蘭吉曰：「你來做乜事幹？」青衣人曰：「佢係我好朋友，帶佢到此一遊。」守者曰：「係老哥的知己嗎？隨便進去。」入了第一層，見牛頭馬面，兇惡如狼，將罪鬼拷打，用麻繩吊起，手執鐵棍仔數枝，如煙筒竹一樣，長的四尺，自頭打到腳，打完放落，再將第二個罪鬼吊起，照前打法。鬼哭叫不絕聲，話：「我怕咯！唔好打咁多咯！望你輕的手，饒我罷咯！」牛頭獄卒曰：「你打得人多咯！到我打下，唔係你唔知人辛苦。」所打之犯鬼亦是惡毒婦人，刻薄婢妾者居多，其餘差役凶徒，勒索人財者亦不少。更有一等做工藝師傅，殘虐徒弟，教學師長，耽誤門徒，無慈悲之心，任暴戾之氣，冤冤相報，事有輪流。

忽然牽得一個犯來，頭帶頂，腳著靴，頸掛朝珠，身穿袍褂，昂昂而來，總無畏懼。獄卒剝其衣服，脫帽脫靴，此犯尚以大腳踢其獄卒，獄卒驚曰：「乜惹事幹，你想發顛麼？」此犯曰：「你正發顛，你都唔識人，咁大膽，將我剝脫，你想打腳骨嗎？」各獄卒掩口大笑，此犯曰：「你作我乜樣人呀？我曾經出身做過縣官治百姓，係太爺身份，你比同做賊佬麼？」

獄卒曰：「你做官人，又叫犯人？」此官曰：「我所犯何罪？」

獄卒曰：「你先時王爺處就既審過，話你刻剝百姓，重關係過做賊，你重想來，非慙麼？」一獄卒曰：「你勿共佢講咁多，我都嫌費力氣，王爺吩咐要打佢八百，就照數打之，何用多言。做官唔好，重要打重的，捉佢吊起。」誰知此官，又肥又白，肉多骨少，打了幾棍，就叫苦連天，大聲喊曰：「我唔認做官咯！我認做賊罷咯！」（做官唔好，原來係賊）一班獄卒俱笑起來，引得旁邊所弔之婦人，亦不覺笑。一間滿大寮所，此處有吊起，彼處有吊起，相離不滿五尺。又有一個吊起，被弔者嗚嗚啾啾，執棍者紛紛咁打，有打三百，有打五百，多者一千，至少二百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一班既去，一班又來。有一個官在此點簿，打完牽去稟知，然後照閻王之簽發放，或變畜類，或轉為人，或留押禁，再受刑威。官坐之處，旁寫一聯，粉板墨字，其對文曰：「勸眾人切莫為非，恐死後要受苦刑，你又不信；向小卒乞從寬責，似陽間混埋公案，我實難饒。」

丁蘭吉問：「為何有咁多人犯罪？」青衣人曰：「天地之大，四海之眾，九州十八省，你話幾多人呢？有的地方好風俗，有的地方丑風俗，然好之中亦有丑，丑之中亦有好，陽世官府安能逐一分別？擇其丑者而治之，為問一縣之中，治罪者有幾人？而民間不孝不悌、不仁不義之徒，又何止千何止百也？況且官府治罪，止論人身所行，不論人心之所想，惟陰間治罪，計其事並及其心，凡貪心、淫心、刻心、毒心、忤逆心、妒忌心，種種丑心，不可對人之處，外雖無惡跡，此心已為鬼神所不赦之條。故虎在深山，未有食人，見者指之為惡獸，虎口雖無人肉，虎心欲食盡人身也。」丁蘭吉曰：「果然好講法！誅心之說，吾得聞矣。」

又引去游第二層地獄，見橫牀數百鋪，或堆滿筋在牀而背脊睡其上，或身眠在上，用大石壓其胸，綁住手足，欲起不能，欲脫不得，滿身痛苦，日夕呻唔。有一人一牀者，有兩人一牀者，有男與男同牀，女與女同牀者，有一男一女同牀者，有一男而與數女同牀者，有一女而與數男同牀者，有七八人一牀或十數人、數十人一牀者。牀之大小不齊，人之老少不等，形枯似口，骨瘦如柴。丁蘭吉曰：「罪有數端，非言一例。世人惡事，由於噁心消息之機，由於想像，大約日中行走，事務紛紜，有時唔想得咁透徹。惟睡在牀上凝神閉目，想到人不及覺之處，人不及料之情，古怪離奇，變詐百出，其計多於牀上得之。何況明謀暗騙者，安享而睡，行好賣俏者，淫樂而眠，樂於牀上得，苦亦於牀上受也。一男一女同牀者，夫妻枕畔撥弄挑唆，不孝父母由此生，不和兄弟由此起。或好夫好婦，密約私情，所以男女一牀，取其同甘同苦也。或一男而好數婦者，或一婦好數男者，所以各有不同也。其餘各有毒心，各有毒計，所以一人一牀也。至於事之同類、罪之同情，不論多少，共為一牀矣。」

話完，又引去看第三層。問何以有勾舌根、割口唇者，答曰：「此挑弄是非，毒口罵人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挖眼睛、流血眼者，答曰：「此不識尊卑，目中無人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斬手臂、切手指者，答曰：「此私竊財物，或誣賴指人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截腳批踵者，答曰：「此拐帶人口，或引行邪淫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割乳開胸者，答曰：「此裝腔作勢，霸佔欺凌之罪也。」問何以鬪心抽腸者，答曰：「此立光棍，用奸計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用秤勾背，以刀削面者，答曰：「此做事有腰骨，不顧面皮之罪也。」問何以有鍋汁灌其口，以尿穢潑其身者，答曰：「此貪不義之錢，不顧臭名之罪也。」丁蘭吉曰：「觀此形狀，亦覺可憐。」青衣人曰：「你以為可憐，閻王以為可惡。」丁蘭吉曰：「可惡莫如盜賊，謀人財，害人命，累人苦楚難堪，其幽魂落何處地獄？」青衣人曰：「賊有數等人，不以一概而論。其力或強或弱，所行或明或暗，其性或凶或怯，所犯或多或少，所以名為賊也，其罪有重有輕。賊之類多第九層地獄，劍樹刀山。其餘各地獄，亦有安置。人生所犯之罪，或以王法消之，或以殘疾消之，或以田園敗盡消之，或以妻子死亡消之，或以子孫不肖消之，種種亦有。若本人罪重，未有消除，或消之不盡，所以有地獄一途也。但家道不寧，世事不順，亦有關於前生修福未到，不盡關今世所行也。」丁蘭吉曰：「講得圓通，算你明白。」

話完，又到去看第四層地獄，見有落推磨而血淋漓，有落確春而肉飛起，蘭吉問：「何罪受此慘刑？」青衣人曰：「此不顧父母之無情人，激惱父母之忤逆子也。」蘭吉問：「不孝之條，何重若此？」青衣人曰：「百行孝為先，可知百無行者，必以不孝為先矣。受父母之深恩而置之度外，是忘恩也。不順其心，而敢忤逆，是欺其親也。欺君有可斬之罪，欺親無可殺之條麼？君之待臣，賜以功名，而不必出其心血。若親之待子，自幼孩至成童以後，費靖多心血，用靖多錢銀？養只狗都曉搖頭擺尾，養只牛都肯低頭拖犁，獨至養大個仔，竟無中用，對父母冷淡無情，或作父母如路人，或作父母如仇敵，論天地間負義忘恩，當以不孝之人為首。」又行數十步，問何以有袈裟堆棄於旁，青衣人曰：「此犯好之僧尼也。佛門破戒，罪加常人三等。以其借佛修之名，恣淫邪之樂也。」蘭吉曰：「僧尼中亦有好人品者。」青衣人曰：「其好者或上昇天堂，或托生善地。其不好者，或為餓鬼，或作畜生者亦有之。」

再深入一重，轉過一個曲處，見無數婦女，赤身露體，只有一小幅薄布僅僅遮羞，其餘裙釵衣履，堆置一處。牛頭獄卒執住女人，個把頭髮拖入磨心，磨口大約尺五六寸之間，可容一個人身落內。婦人悲啼苦哭，大喊救命，皆苦苦扳緊磨腳，唔肯上磨盤。獄卒盡力一抽，將婦人頭放落磨內，兩腳向天，兩獄卒亂推亂轉，悽慘之形目不忍見。又提婦人落確砍內。確口約有四尺之餘。婦人大哭，亦不肯落，推倒在地，叫苦聲嘶。

兩個獄卒一人抽頭，一人抽腳，抬落確砍之內，只有五寸之布橫束腰下遮羞，亦係赤身露足。大確春落，春一聲叫苦數聲，手亂搖腳亂動，而血肉花飛。蘭吉向轉面而行，便問：「何以婦人要受此苦？本來婦人情性溫柔，不好不惡，並無為非作歹、恃勢行兇，何故受此極刑？有不可解。」青衣人曰：「世間婦女，其賢良者，好處皆知。其不善者，罪有不覺，有憎嫌丈夫娶妾而願絕香煙，憎恨男子養親而偏為刻薄，減翁姑之衣食，薄叔伯之親情，親友成疏，恩將仇報，助丈夫之罪孽，累後代之衰微。此等婦女，王法所不及誅，家法所不能治，惟地獄一道，可以勾消。又有串引為好，專行拐騙者，其罪更當何等也！」

又引至第五層，見數十大灶，見猛火烘烘，油湯滾滾，熱氣騰騰。近而視之，無數人形，隨湯起倒，或嗟或泣，或沉或浮，骨肉將霉爛。問犯此者何等人物，青衣答曰：「多是世上之土豪土棍也。」問何以能作淒楚聲，能知痛苦也？答曰：「世上以肉身為至親至真，所以有補氣補血、補皮補肉而不肯補魂氣之清靈。人之能曉飲、曉食、曉行、曉走者，魂也，能穿天入地、受苦受樂者，魂也。若失其魂，則肉身不能飲食矣，不能行走矣。無論骨化形消，終歸無用，即全屍具在，有口不能言，有耳不能聞，有手不能動，有足不能行，問之不知，打之不痛，是生前知痛者，魂在身也，既死不知痛者，魂離身也。」

到此時，肉身不能行走，魂影能任其去來，肉身不能食飯，魂影能鑿香煙，肉身不曉出聲，而夜靜曾聞鬼叫，死肉不知痛，而靈魂能知痛。今者靈魂既落陰間矣，是煎者煎其魂，煮者煮其魂，鞭其魂，打其魂，其魂既靈，靈者醒也，所以有謂之死肉，未有謂之死魂，有謂之爛肉，未有謂之爛魂。（議論風生，句句透徹，此鬼三寸舌吐出蓮花）不能死則常生，不能爛則常存，所以肉身雖死，而魂又托生別處矣，煮之不爛而魂依然知痛矣。你不觀之古人麼？古有來身成仁者，既謂之殺則身一處，頭一處矣，世但知有無頭之鬼，而不知有無頭之神。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每有不避患難，白刃當前而赴死者，既被殺矣，豈做了菩薩尚係有身而無頭者麼？可知肉身之頭可斷，而魂影之頭不可斷也。肉身之身，斷而不能續，魂影之身，離而可複合也，如抽刀割煙，如牽絲界水。（譬喻十分精當，清楚玲瓏如利刀削藕）若非如此，則地獄中有抽腸割舌之案，受苦既滿，將靈魂發他轉世，而遂舌不知味，腹不知飽麼？」丁蘭吉跳起拍掌曰：「好議論！好道理！無怪尊駕係前世讀書來也。既爽我心胸，大開我眼界，所謂與君半日話，勝讀十年書。我庸夫咯！」青衣人曰：「十八層地獄，你未有看得一半，駛乜唔快回家呀？我帶你去看第六層。」蘭吉不願行，青衣人苦苦牽手而去。

到第六層咯，睇見一班男女，或企在地，或坐在凳，或睡在牀，俱是釘頭釘腳，釘手釘身，又另一個花樣光景。行轉一個曲，忽然看見自己個一位大嫂，坐在平石之上，有一條鐵鏈鎖住腳，有一管長鐵釘釘在左側乳頭。大發一驚，滿頭流汗，曰：「嚇嚇！奇怪，奇怪！我記得今早出門時，一大嫂尚睡在牀中，叫苦叫痛，唔通一時死了？」淚即交流滿面。青衣人曰：「此是你個位令嫂麼？」蘭吉曰：「是也。」牢獄卒曰：「你大嫂未死，此是生魂耳。」蘭吉問：「幾時勾來？」獄卒曰：「勾到三年咯。」蘭吉曰：「怪不得我大嫂生一乳瘡，三年不好，醫盡千般百計，種種無功，拜鬼拜神，都成混鬧，點佔到陰司釘住佢，劫數難逃。究竟我大嫂所犯何罪，要咁樣受苦呢？」獄卒曰：「你大嫂所犯陰毒。因你亞哥無子，立一個妾，生得一子，你大嫂恐怕個妾母憑子貴，恃寵生驕，三朝後入妾房中，窺探無人，將繡花針刺入肚臍之內，小孩子呱呱咁哭，妾歸來，以為剪傷臍帶，引動臍風，又為風痰湧結，不肯食乳，哭不絕聲，只一日夜而死。其妾只怨自己命運之衰，生兒難養，怎知別樣所為麼？灶君將此事奏聞玉帝，轉發落陰間。誰知佢以繡花針刺個仔肚臍，閻羅王亦以長鐵釘佢個只乳，你話有報應有呢？」蘭吉曰：「好呀，好呀！乜知佢咁咁陰毒，唔怪得佢要個樣病法，真有天眼咯！但死者不可復生，我大嫂既受三年苦，亦可以減免罪過，求你一個方便法，將我大嫂乳上拔起一條釘，你可做得唔呢？」獄卒曰：「斷斷不能，要等王爺主意。」蘭吉曰：「重有乜方法？」獄卒曰：「除是勸佢修心，或可免罪。」蘭吉曰：「亦是道理，但如今近晚，我唔睇咁多咯，我便歸家便了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我帶你回去。」一路行一路轉，一陣間歸到山頭，青衣人曰：「請別、請別，後會有期。」

丁蘭吉曰：「多煩大哥，有勞相送。」山鳥一聲，即時驚醒，酒瓶倒地，酒亦成空，日色半落西山，發腳便走。

歸至家，聽聞大嫂姚氏，罵其妾曰：「食屈米，藥都唔曉煲，水又少，堡到乾，想來食死我，你做大婆咯？個的陰毒法，你估我唔知？」蘭吉曰：「亞嫂唔好咁怒氣，養靜嚇罷咯。」

姚氏曰：「我辛苦，佢又來激我，點能抵得呀！」蘭吉曰：「亞嫂你本來研辛苦，你自己愛尋的辛苦來。」姚氏曰：「我去那處來呀？你亞哥唔作我係人，妾氏唔作為意，連你做亞叔都唔作我係亞嫂。我知咯，一家都宜得我死了咯！」蘭吉曰：「亞嫂，你唔死都作死一樣。」姚氏曰：「因乜事作我死了呢？」蘭吉曰：「你魂魄被勾落陰間，已經三年受苦。」姚氏大聲曰：「你見了鬼麼？」蘭吉曰：「研錯、研錯，我真真見了鬼。」姚氏曰：「你點樣見法呀？」蘭吉曰：「我日遊山，如此如此落到陰間，見你被鐵釘釘祝」姚氏曰：「我所犯何罪，佢來釘我？」蘭吉曰：「你陰毒。」姚氏話：「我陰毒？我食你麼？我咬你麼？」蘭吉曰：「你唔係食我咬我，總係將我個姪來害死，天就唔容得你。」姚氏拍牀大喊曰：「天冤地枉呀！你個姪三朝七日死，人人皆知，今者發起顛來，話我害佢，我有咁樣心腸麼？我為個仔，偷流眼淚，眼水唔乾，提起仔個字，我就心刺，你重來話我不仁，我問你有乜憑據？你講出來就罷，若冤枉我，保佑先死了你。」蘭吉呵呵笑曰：「亞嫂，你果然好心。前者我細姪生得個好仔，你妒忌起來，三朝後入房抱起佢話：『亞蘇、亞蘇，乖乖乖。』就將繡花針刺入佢肚臍，哭到死為止，你話陰毒唔陰毒呢？」姚氏聞此語大驚，面青青而叫曰：「你唔好冤枉我，睇雷公打你！」蘭吉曰：「雷公唔打我，閻羅王要勾你，你得做唔得做，你自己心知，我一向唔知，今日方知。若係我亞哥，大早知道你咁樣心腸，包管打理你咯！我怕你痛死都唔醫你。」

姚氏聽到此話，知係真情，個陣口軟聲低，細聲問曰：「亞叔，真正嗎？」蘭吉曰：「話係咯唔通嚇你麼？」姚氏垂頭氣短，曰：「你唔係嚇我，聽你講起來，我心都怕，大約都係冤孽咯。若話唔信，何以外科先生請得多，總不見應效？其喃魔先生、盲公鬼婆都信過，總唔見功呢？二叔呀，包你見個管鐵釘，都唔共我拔出呀？」蘭吉曰：「我想拔出，但是守獄卒唔肯呀。」姚氏曰：「唔通由得我痛死？我病了三年，痛到魂都有了咯！咁樣重有乜方法呢？」蘭吉曰：「除是轉心腸，自後唔好咁惡毒，或者可以好得，都未可定。」話完，拂袖出門而去。

姚氏在牀，左思右想，此事實自己之錯。論起世間至有情者婦人，聞人報到亞姨生仔，亞嶺生仔，亞姑生仔，就歡喜不了。又買豬肉，捉雞，送去做滿月，及賀開燈。何故自己之妾生兒，作為仇敵？況且個仔長大，將來發財奉養我，娶新婦服事我，就係做官先封贈我，百年之後，忌辰拜我。世人認個契仔尚且親之愛之，何況妾氏之兒，與我著三年服也。如果當時唔害死佢，如今有三四歲，可以扶住牀邊，行來問坡就係病死，亦有個仔，捧我神主牌，拈枝幡竿柄，風飄飄嚇，身披孝服，曲背低頭哭我為娘，呼我為媽呀！」（此婦算深沉，真想得透）想到此處，忍淚不住，以手掩口，哽咽低聲曰：「孩兒呀，我知你死得苦咯！我知難為你老母咯！我如今知悔恨咯！你在九泉之下，勿怪責我咯！」話完，又暗哭不止。停一息間，抹乾眼淚，叫婢買寶燭回來，在天井中點燭，要婢扶出到簷前，跪住叩頭，密稟不知甚麼說話，以頭亂叩地上，叩得一頭沙泥，額上肉都凸起。拜完，扶回牀上，大歎一聲，出一身合汗。即將心腸改變，化作仁慈。（人話江山易改，稟性難移，個句說話亦假）由是待妾如姐妹一般，親同骨肉，有不合處細心教道，不出高聲，妾亦歡心奉事。姚氏自知罪過，不肯請醫調理，不過以香爐灰敷之。誰知十日之間，乳瘡生肌理，日似有神助，姚氏自後更發心為善，有益人者方便為之。三年後，妻妾各生一子，長大讀書，皆稱優秀。人話省城天子馬頭，係殺人地。誰知閨房之內，都有殺人地也。

人話男子做殺手，不知女人亦有做殺手也，如家婆治死新婦，主人婆治死婢女，妻逼死妾，婦謀死夫，世界之間，亦時所有。今姚氏不害其妾而害其子，不明發於聲而暗施其毒，外貌施脂粉，細語嬌聲，欲得丈夫憐愛，誰不知溫柔手段有殺人刀，欲斬先人之血脈，覆轉香爐黑火鳥燈，甘為餓鬼。為丈夫者，不知其意，因妻有病，數載調醫，豈知同枕而不洞心，顧前而不顧後。姚氏能欺人不見，不能瞞得灶神，上奏於天，原情定罪，三年大病，苦楚纏綿，枕席難安，即是生前地獄。若非其叔說破，何時悔過收心？及至自怨悲嗟，方知前錯，一轉念間，改頭換面，洗過心腸，臟腑之毒氣皆清，惡大婆變而慈悲菩薩，一團和氣，滿面春風，

天降麟兒，吉祥歡喜。然後信前此者，孽由自作，後此者，福自己求也。

### 借火食煙

嘉慶初年，福建廈門鎮地方，有一人姓龔，名承恩。家資三十餘萬，捐到吏部郎中，歸來勢壓一方，看鄉人不在眼內。

建造高樓大屋，又起一所大花園，泥水木匠石工，三行人等共成百數，日做工夫。龔承恩移出一鋪大炕牀，擺列一副鴉片煙燈，金漆煙盤，象牙煙槍，在此坐立，督理做工人役，氣勢黨天。

一日午後，有一個泥水師傅，赤身露體，腰下束一條捫中，氣喘喘汗淋淋，手拈一枝短煙筒，長不滿六寸，走埋煙燈處，向火吸煙。龔承恩一見不平，勃發罵曰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乜樣腳色，一身臭汗，走埋來借火吹煙，你都唔識意趣，唔知避忌，快的走開，不得再來混鬧！」其人滿面羞慚，氣忿忿而去。

誰知此人心懷不服，素稱暴戾凶橫，窺見承恩左右無人，即向木匠處借利大斧一張，木匠以為別樣用法。時天氣炎熱，龔承恩脫衣避暑，體白如雪，肉滿如膏，橫睡牀中，向吹鴉片。此人從後行來，出其不意，舉利斧盡勢劈落，腰脊破開，承恩大叫一聲，眾人走來，兇手乘勢再砍一下，痛絕死矣。（死得慘）人多圍住，兇手欲走不能，當堂被捉，捆綁送去廈防同知。

其官姓呂，名有才，初上任三日，即接得龔家人命案。論此案，工人殺死東家，青天白日，人所共見，應將兇手收押。

是晚，此官吩咐爺們，到兇手處，如此如此問話。爺們去見兇手，曰：「你為何殺死東家？」兇手曰：「佢咁樣毒口罵我，我忿恨不甘，持斧殺佢。殺人償命，更有何言？」爺們曰：「你真愚哉！你肯信我，我能救你。」兇手曰：「如果救得，真正係承恩似海，荷德如山。」話完，即叩一個頭。爺們曰：「我話你知：明早太爺審你，你話我係持刀，皆由主人之妾，叫我去殺。照此講法，罪減一等，不過充軍。」兇手不勝歡喜，又叩頭曰：「多蒙指示，無限沾恩。」及至太爺開堂審訊，兇手照爺們所教，一一而言。官即出差去鎖其妾。主人之妾，生得二子，合家知其冤枉，安肯佢到官？若到官門，定必要受苦刑，逼佢招認，若然招認，定要凌遲。合家大小，盡日商量，此事並無辦法，惟有將銀頂住，或可推延。斟酌未定，誰知第二班差又來，即要捉人，一刻不能延緩。妾不願去，合家亦不肯放去，即將銀二萬，拍送入官。官得了銀，遂免追究。官又叫爺們到兇手處如此如此。爺們又話兇手曰：「其妾不來，你有何計？」兇手曰：「有死而已。」爺們曰：「你乜咁爛命呀！我重有妙策，明早太爺審你，你對答曰：『說話雖從妾教，其主意實出於其妻。』此計更高一著。」兇手又拜又跪：「咁謝爺們。」第二堂，又開堂審問，兇手又照爺們所說，官即出票發差，拿鎖其妻。合家齊集聚議，妾不肯去，妻安肯從？又抬銀二萬送官，官大滿所願，即勾消其票。第三堂又審兇手，官大聲喝罵曰：「本官細查此案，皆係你一人兇暴，總與主人妻妾無乾，何得亂說牽連！該當處斬。」遂將兇手正法，而呂同知之食囊飽滿矣。

再說龔承恩一生做事，總有益人鄉裡貧難，一毫不拔，只好交官交宦，以勢欺人。豈知福盡有時，禍來不測，斧頭劈破，慘過天誅。其後兩子長大，無人拘束，習於淫蕩，因訟傾家，屋舍田園，為人所所得，傳至孫有做乞食者。

今人門口，每寫五福臨門。其五福之道，出自書經：一曰壽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終。今是則五福以長命為第一，有錢為第二，平安為第三，好善為第四，好死為第五，而功名貴格不在內焉。今者龔承恩，有四十萬家財，其福之厚可知。

如果能通人情，識天理，以和平之道處己，以謙厚之道待人，則人亦愛之敬之，何至有憎之厭之也？孔子曰：「富而無驕，富而好禮，所以常守富也。」或能如周燕山之濟人利物，蘇眉山之救苦憐貧，福蔭兒孫，富貴無盡矣。財主佬對貧窮人，肯向他稱呼幾句，益及三分，窮人了不得咁歡喜，話某某財翁真正好相與，好心腹，好禮貌，好人情，托起你天咁高，且作你為活神仙，生菩薩矣。人話財主佬難做，我話財主佬容易做也；人話財主佬得人憎，我話財主佬得人敬也。

世情都係想去相識財主佬，有誰想去相識貧窮？是何？

相識財翁、敬重財翁，無非望其照顧一二，其若不能照顧，而反去睇輕人，霸佔人，謀算人，欺壓人，則人不獨憎之，而且欲殺之矣。龔承恩富有多金，而一生無好處，忽被喝罵泥匠一事致身亡家破，零落衰微，令人一歎惜矣！想其生於富家，自幼寶如金玉，父母憐愛享息，作為掌上之珠，有誰拘束他、責罵他而勸化於他？你欲嚴教姪，而佢不受也。即見有順他，從他、饒他，怕他而奉承他、褒獎他、孝敬於他，養成驕縱之性，不復知天高地厚，物理人情，只知自己係財主仔，一身錢，一肚氣，遇人得罪，便忿忿不平，些小不合，意亦不能忍，罵人不知輕重，待人不識尊卑。於是嚴師益友，不敢勸諫其非，賤類小人，只知順承其過。自高自滿，無束無拘，隨其口之所言，手之所指，不顧人之體面，不顧人之心情，以為我富且貴，你無奈我何？即不合理，你要受我氣也。誰不知你有氣，人亦有氣，你不能受人氣，人豈能受你氣麼？

遇著能忍氣、能下氣者，而亦受之，遇著暴氣戾氣之人，即生氣矣。今執利斧者，一泥水匠耳，發出惡氣能使龔承恩即時絕氣，豈怕你錢多？豈怕你勢猛？後來即將兇手斬為萬段，亦無補於你之死也。嗟嗟，身居財主，頸掛朝珠，前生修下好多福來，而後有此富貴也。有福唔曉享，積惡以遺殃，橫禍之來，不過借端而發耳。朝廷刑戮，至於問絞問殺，可謂重矣。今龔承恩之死，要破脊開腰臟腑鉤，生平積孽何罪，足以當之！話龔承恩之吝惜錢財，何以交結官府？話龔承恩之疏財大義，何以不拔一毫？善緣難化，冤枉甘心，到底成空，付之一歎。又短命，又破財，又不平安，又不修善，義不好死，所謂五福臨門者，而今一福都無矣。龔承恩一身豪氣，其實一身晦氣也。